

锦绣太原·公园篇(29)

塞中田园风

锦绣太原·公园篇(29)

行走在太原北面的道路上,不曾是阳兴大道,抑或是大同路,城市的喧嚣渐渐离去。远处的西山增添了一抹辽阔,让人忘却路之远近。多么期待,此时会出现世外桃源。

畅想间,一个大门在不远处出现,朴素又神秘,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一探究竟。

此处名为南寨公园,停车后进“寨”,顿觉美不胜收。

行走在良田树木之间,空气温润,一呼一吸之间,人就放松下来;这里花的种类繁多,缤纷之余,安安静静,各自盛开;小动物们或飞或游,或跑或跳,互动其中;数个池塘,一条河道,大人小孩手执纱网,捞鱼捉虾,不禁想起夕阳西下的余晖中,自家院里放着一脸盆一脸盆的草鱼、鲢鱼,还有小虾米,那是爸爸和伯伯叔叔们从水库里打捞了一下午的成果;一片蓖麻,又引起回忆:小时候去姥爷家,秋天的蓖麻长得又粗又高,站在蓖麻的枝桠分叉处,晃呀晃呀,晃着晃着就长大了。

这里绿意盈盈。高大浓密的树木、圆囤胖胖的灌木、平整宽阔的草坪,错落有致,活力满满。和别的公园不太一样,这里的树木大多像种好的庄稼。这一块是笔直的白杨树,那一块是婆娑的柳树。有的地块种着我现在还不认识的“庄稼”。精心设计的一个个小土堆,高高低低点缀一些胖乎乎的灌木丛,意境非常美。我最喜欢的是一大块绿色的草坪,草坪茂密紧实,一眼望去,平展油绿,不忍心踩上去,又忍不住想踩上去。草坪的另一边,有栩栩如生的雕塑:一群优美的长颈鹿在悠闲溜达,它们的身后,又是枝繁叶茂的绿树,仿佛一回头,长颈鹿就可以吃到甘甜多汁的叶子。

这里四季花缤纷。北园的睡莲和牡丹,南园的荷花和月季,道路两旁的野花组合,绚丽缤纷,俏而不争,愉悦且随性。一池塘的睡莲傍晚一起睡觉,早晨再次绽放。牡丹园幽静雅致,突然就想到曾经那个午后,悄悄爬上姥爷家中间高处,打开一个陈旧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本牡丹仙子的小人书。还有荷花,从外形到内涵历来被人们所称赞和喜爱。某日读到《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茎花实,凡品难同;清静济用,群美兼得。自藕蕾而节节生茎,生叶,生花,生藕;由藕蕾而生蕊,生莲,生藕,生茎。其莲萼则始而黄,黄而青,青而绿,绿而黑,中含白肉,内隐青心。石莲坚刚,可历永久。薏藏生意,藕复萌芽,展转生生,造化不息,故释氏用为引譬,妙理具存;医家取为服食,百病可却。”荷花、莲须、莲房、莲子、莲子心、荷叶、荷梗、藕、藕节等均可入药。南寨公园里设有“药草园”,这荷花池算不算其中一种呢?北园里以前种蔷薇花的地块,现在种上了向日葵,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海棠花树已结出了海棠果,一颗颗小小的、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子,一嘟噜一嘟噜挂满了枝头,真是万绿丛中点点红,在秋日暖阳中,甚好看。

这里生动有趣。池塘里不光有花朵,还有大鹅。绿树下,不光有草坪,还有鸽子屋。这两个地方最具人气,大人小孩都爱喂大鹅、喂鸽子。有的鸽子还会从鸽子屋飞到天鹅的池塘边,和人们进行友好互动。有一种鸽子,尾巴呈扇面且高高翘起,像是一只骄傲的孔雀,漂亮极了。这种鸽子不光外形独特,还懂得感恩,会用跳舞来表达自己的感谢,好似标准的新疆舞,舞一会儿,吃一会儿,和人十分亲近。

一处桥洞,被精心设计为科普文化长廊。桥洞的一侧介绍传统节日,另一侧介绍山西名人。小时候,走出这样的桥洞,会看到田里的庄稼、田边的野草野花,会走到一所小学校,学《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走进这样的桥洞,便回到了生养自己的“寨”中,每年除夕,换上新衣服,和小伙伴们一起游街串巷,读每家门前新贴的春联,赏每家门前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然后回家坐在热炕头上,吃一碗香喷喷的饺子。

公园的中北部,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阳兴河道。河道周边种植了芦苇、狼尾草等植物,形成湿地景观。蜀葵花自然生长其中,增添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气息。走到这里,顺着河道向西望去,西山肃穆,夕阳红透,给云朵抹上了淡粉的胭脂,让人忍不住脱口而出“夕阳无限好”等诗句,突然就回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时代!

漫步南寨公园,就如漫步世外桃源……

南寨公园俯瞰图 李 红 摄

太原地铁墨香飘

刘业飞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希望自己能抓住碎片化时间学习、阅读。而报纸和纸质版的书一直是我出行时随身必带之物。

前几日乘坐太原地铁时,我看到太原日报社在地铁站设立了免费报纸取阅点,老远看见架子上还留着几份报纸,我加快脚步,赶紧拿了一份《太原日报》和一份《太原晚报》。

手持这两份报纸,不由发出开心的笑声。今天,我的地铁时光注定是充盈的、幸福的。

等地铁时,我靠着墙先把两份报纸翻了一遍,照样是先看看标题,找找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抬头间,看到身边几位等车的乘客正埋头刷手机短视频,我却拿着报纸默默感受着墨香。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与整体画面格格不入,但我却自得其乐。甚至脑海中浮现出好多年前大家坐在迎泽公园的长凳上悠闲读报的情景。

上了地铁,车厢里只有我在翻看报纸,旁边一位大妈推推我问道:“小伙子,你在哪里买的报纸?”我回答:“地铁站有免费取阅点呢。”大妈说:“这年头看报纸的人少了。”我笑着说:“报纸上的文字严谨,读着更舒服。”

我先翻到了《太原晚报》的副刊,也是这份报纸的名牌栏目“天龙随笔”,头条就是蒋殊老师的《秋风轻扬山右巷》,一字一句,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我对有内涵的文字总喜欢慢慢地阅读,那种娓娓道来的描述,似乎可以沁入心扉、似乎可以走入作者的内心世界……这篇文章,蒋殊老师讲了自己对山右巷这位“老邻居”的思念,也说清了大家为何喜欢把“山右巷”叫“山佑巷”。

清晰的文字总是让人很舒服,哪里停顿,哪里是逗号、顿号、句号,都一目了然,彰显了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手机里一些碎片化信息,则常常出现错字、别字,甚至还会有语句不通的情况,读着不痛快,还着急。

蒋殊老师在文章末尾这样描述:“秋日的太原,是与春夏不一样的韵味,美得有层次,有内涵。就如那一树一树泛黄的叶子,尽管渐次凋零,却写满沧桑的诗意。”跟随着这些文字,我脑海中又闪现出了森林公园深秋时节的银杏林、雁丘园的好问堂、崛围山上漫山遍野的红叶……

是呀,太原很美,生活在这里20多年,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太原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也让每一个来这里的朋友发出惊叹。今年8月,太原市又派出55名优秀干部赴合肥改革发展一线学习先进经验,当天的《太原日报》“学好合肥经验探寻太原答案”栏目下的通讯,报道了太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东在合肥学习的感受,他在工作笔记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太原作为山西中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需要挖掘紧邻雄安新区和京津冀的区位优势,依托石太高铁、雄忻高铁、108国道,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正如该栏目开篇语中所说:当今的太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窗口期。转型升级的动能持续积蓄,干事创业的氛围日趋浓厚。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最近,每次乘坐地铁我都会在免费取阅点拿两份报纸来读。《太原日报》的“后花园”副刊版面缤纷绚烂;周二的“双塔”版追踪文学热点,是享誉全国的知名版面;周三“作品”,篇篇文章皆耐人品读;周四“晋韵”带着读者穿越时空,走进历史深处;周五“文博”读起来总是让人不忍放下……

地铁站设立报纸免费取阅点,为乘坐地铁的乘客提供了增值服务,看似是件小事,却为太原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文化氛围。让我们利用好每一段时光,无论整块还是碎片,回归纸质阅读,让墨香常伴左右……

写作的翅膀

王道明

我以前教书的学校在闹市区,学校的隔壁是派出所。派出所的小院绿化得很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满院的爬山虎。夏天一到,爬山虎的叶子变得鲜嫩而肥厚。西墙上的叶尖儿一顺儿朝下,铺得非常均匀。微风拂过墙面,叶子就漾起波纹来。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有机会趴在教室的窗台,欣赏这一院的绿色,也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

孩子们和我一样,也喜欢小院的绿色。每到下课,总有那么几个脑袋,趴在窗台上,指着小院里的花草,望着爬山虎醉人的绿叶,叽叽喳喳地说一会儿,嘻嘻哈哈地笑一会儿。

深秋的一天下午,孩子们正在写作文。忽然,窗外传来鸟抖翅膀的声音,紧接着是唧唧的叫声。孩子们的视线转向了窗外。我也随声望去,有一群灰色的喜鹊正在吃爬山虎的果实。爬山虎的叶子已经几乎落净,唯有一小爪一小爪稀疏落落的浆果挺立在枝头,样子有点像花椒,但颜色却是葡萄一样的紫。喜鹊们欢喜地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吃得津津有味,完全忘记了离它们五六米开外的窗口前,还有几十双好奇的眼睛。

看着孩子们的稀奇样儿,我的思绪飞回了农村老家。小时候,这种黑头灰背、翘着长长蓝色尾巴的鸟儿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秋冬季节,田野里、庭院中,满是灰喜鹊的身影。邻家院子门口有一棵百年国槐,秋天到了,槐树的叶子渐渐落去,唯有果实还挂在枝头,这果实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喜鹊,景象十分热闹。

离开乡村的我,身居城市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再次看见这些久违的老朋友,除了满心的欢喜,还有淡淡的惆怅。老师们常常责怪孩子们,对作文没有兴趣,不会写;也常常抱怨孩子们的作文内容虚构编造,堆砌辞藻,但细细想来,这其实并不能完全责怪孩子没有生活经历,缺少自然体验,即便是掌握更多的技法,积累更多的词汇,能丰富孩子们的作文素材,能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吗?

近期阅读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感触蛮多。他在《夏天的昆虫》一文中描写了蝈蝈、蝉、蜻蜓、刀螂四种昆虫,文章的结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話,摘录如下:“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现在的孩子大都只在电子玩具包围中长大,未必是好事。

“去自然化”的生活,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现代病。空调、电视、电子产品、网络、手机正在把人类,尤其是孩子,与自然隔离得越来越远。有孩子曾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宅在家里,因为家里有电脑、有手机、有网络。

陶行知在几十年前就极力呼吁这样一种大教育观:“把学生从课堂的樊笼中解放出来,从学校的围墙中解放出来。以宇宙为教室,奉自然为宗师,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读社会人生,读自然万象等。”

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说得好: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

那节课,我让孩子们趴在窗台上尽情观察灰喜鹊的表演,随后的命题作文《灰喜鹊》,孩子们展开了写作的翅膀,篇篇不同,篇篇精彩……

诗人的雁丘情结

马斗全

太原的诗友告诉我,9月底,雁丘园建成对外开放了。太原市把名传千古的元好问《雁丘词》,建为雁丘园,对于那些对雁丘情有独钟的诗人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或曰喜事,不禁间,我想起关于雁丘的一件事。

七八年前,一位中年军官,萧瑟秋风中,利用假期,从驻地专程来到山西,于忻州谒元好问墓后,与人驱车去阳曲县汾河边。他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寻亲访友,而是为了心中一个久久的情结:寻访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之雁丘处。此人是中镇诗社社员魏新河,号秋扇,诗词界皆称“秋扇先生”。

来山西前,秋扇查阅了许多资料,以为雁丘处并不难找。他与朋友开着车找了一整天,也找不到。太原市扩建,雁丘处已移居太原市区,但那一段汾河几十里长,去找早已无“丘”的雁丘所在处谈何容易。一路上问了好多人,竟没有一人能告诉他雁丘在何处。第二天继续去找,终于发现树荫后一块石头上刻有“雁丘”二字。总算找到了!虽然只有一块石头,但他还是激动不已。

这样执著的寻访,足见一位诗人对文化、诗词及古代诗人的痴迷。他说,不去寻找,未能一睹,心里总放不下。亲历其地,与只在书里读谈元好问的词,感觉大不同。情乃诗之根,亦是诗人的情怀。

好几年前,一批中镇诗人在西安曾作“唐诗之旅”,去寻访瀟灑、杜陵、樊川、杜曲、少陵原、上林苑、白鹿原、大明宫和未央宫旧址等几十个与唐诗密切相关之地。那次诗人们感觉极好,有的地方其实什么也没有了,但仍能引起诗人强烈的思古之情。那次路线便是秋扇替大家设计的,他曾在西安服役多年,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

许多诗人,也都有类似情结。就以秋扇的

中镇社友来说,与秋扇年龄相仿的王连生先生,自岭南远道来到忻州,就是为了参拜元好问墓,作诗“孤云万里涉江海,来为先生一折腰”,读之感人。同秋扇一样也为诗人、书画家的胡迎建先生,游山西时瞻仰元好问史亭作诗,有“学诗早慕遗山笔,访古趋瞻野史亭”之句。又一位诗书画家寒白先生,不独对古代诗人遗迹,便是对当代诗词之地,也有一种深深的崇敬感。霍山有一处当代诗人诗庄,他甚是想往,因工作太忙未能一访。一次到晋南,他提出时间再紧也要去诗庄看看,哪怕只看一眼,分明也是一种情结。张希田先生拜谒元好问墓更有“一亭野史惊天地,十卷中州烁古今”之佳句。这种感人之事很多,不能赘举。

秋扇与其社友这种诗人情结,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诗词和传统文化的伟大魅力和永久生命力。

秋扇来访雁丘处,是带了酒来的。酗酒并痛饮后,对雁丘多感而赋咏,正印证了元好问《雁丘词》最后几句:“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归后又作访雁丘图,以所填词题之。元好问若地下有知,该是多么欣慰!

秋扇寻访雁丘后,同一些社友谈了此行之感,建议其他社友也去寻访雁丘处。中镇诗社多诗词名家,诗社因此曾拟定计划,适当时候,于雁丘处举办一次活动,各地诗人同来太原纪念元好问和其雁丘。因筹备比较费事,并且想求证元好问葬雁时酹的什么酒,好作为活动用酒,故未能很快举办。

如今雁丘园建成开放,更给诗人们和游客的观赏提供了便利,更易激发思情和联想。希望中镇诗社的该项活动计划能早日举行。让秋扇和他的社友们,一起给这千古雁丘处,更增加一则可传之久远的佳话。

思绪至此,我赶忙拿起手机,发了些雁丘园的图片给秋扇兄,并接通其电话:“真美啊,雁丘园!我要尽快去趟太原,把酒畅游雁丘园……”